

· 中医英译 ·

“简明英语”框架下的中医古籍英译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周开林¹ 郑燕飞² 王天芳²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载体。随着“一带一路”“让中医走出去”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医药文献,尤其是经典的古籍文献的翻译对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医古籍具有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和文化内涵不可估量,中医药古籍文献翻译的准确性、严谨性与可读性直接影响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及世界医学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医学古籍文献的翻译并非易事。中医语言多为医古文,词义隐晦,且某些古代文言文的含义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如何以恰当的方式传递中医知识和文化内涵,使得译本为本国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受众所接受,有赖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体作用。

1 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创造意识。译者一方面以主观能动性克服客观制约性,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语境等客观外部环境和思维方式等译者自身因素的影响^[1-3]。部分研究者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 3 个方面的辩证统一^[4,5]。“为我性”主要体现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译者总是按照自己所意识到的译入语文化需要和翻译目的,决定其翻译策略^[1]。“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意识^[2],克服如双语差异、语境差异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发挥主体选择作用^[6]。译者翻译医学古籍文献不但要克服中英文之间的语言差异,还要意识到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英语与医学英语的

差异性,对原文进行加工和再造。“受动性”表现在译者不仅受到来自原作者语言风格和译语文化、读者期待等外部因素的制约^[7],还受到译者自身因素的制约,如译者自身的认知图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8]。对翻译古籍文献而言,译者“受动性”还包括自身综合文化素质和修养、古汉语功底,对英文的驾驭能力等。所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取决于是否能够平衡“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3 个元素之间的关系。

2 简明英语运动

简明英语运动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伦敦,当时国家一些职能部门出台的公文语句冗长、晦涩难懂,让民众十分费解。1977 年美国纽约州通过了简明语言法(plain language law),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切实保证颁布的每项法令“以简明易懂的英语撰写,以使须依照有关法令办事的人都能看懂”^[9]。简明英语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卷美国并波及到欧洲,所涉领域也由政府公文写作,逐步拓展到法律、商业、技术、医疗等实用性文本的写作。李长栓教授曾在《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10]一书中提出了简明英语的基本原则,包含:(1) 篇章布局合理;(2) 言简意赅;(3) 信息流动通畅;(4) 使用短句;(5) 多用主动语态;(6) 使用强势动词,避免将动词变为名词;(7) 使用读者熟悉的词汇;(8) 避免含糊不清……等 13 条。

“简明英语”原则指向的多是实用性文本,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文本,医学科技类文本就在其列。简明英语运动的核心是呼吁翻译舍繁就简,重视读者反应,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向受众传递信息,使专业性较强的文本译成英文不再晦涩难解,从而促进英语写作的大众化、平民化^[11]。中医古籍文献中多为古汉语,不但专业性强,而且语言本身在形式上与现代汉语、英文都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译者需要发挥其主体性,根据译入语文化、社会环境,甚至是时代条件选择翻译策略,对译本的措辞、句式、谋篇布局等方面做多方考量,才能让译本语言顺畅,言简意赅,以更好地满足读者期待。

基金项目:2019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No. XJYB1931)

作者单位:1.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通讯作者:王天芳, Tel: 010-64286661, E-mail: tianfangwang2000@163.com

DOI: 10. 7661/j. cjim. 20201223. 122

3 从古文到英文

古文通常言简意赅,译者从古文翻译到英文通常需要进行两轮转换。先从文言文转换到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转换到英文,而 3 种文体具有各自的特点。古文以意合为主,言简意赅,篇幅短。白话文逻辑显化,篇幅长,可能含冗余成分。英文则以形合为主,逻辑高度显化。中医古籍文献所采用的语言是医古文,它是一种意合语言,以形取义,高度凝练,信息密度较大。同时,古汉语具有含蓄性和模糊性的特点,相同的词在古汉语中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再者,从古文转换到白话文的过程中,逻辑开始显化,而翻译成白话文篇幅变长,可能出现同义词或同义句叠加,使表达略显累赘。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要遵照原文,一字不漏翻译,译者应根据英文行文特点和逻辑,在谋篇布局方面应有所取舍。译者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有所译”“有所不译”。

4 译例举隅

笔者选取了《瘟疫论》《诸病源候论》等古籍中的条文进行翻译,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英文版)^[12]专家译文与笔者译文进行对比,探讨简明英语原则对古籍翻译的指导意义,以及译者如何基于这些原则,发挥其主体性,灵活采用翻译策略,产出清新、流畅的译文。

4.1 复合句变简单句,灵活增减译 通常认为,翻译采用越复杂越高级的句式,越能体现翻译的水准。实则不然。相反,“简明英语”原则第 4 条提倡“使用短句”,以增强句子的可读性。

例 1 “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瘟疫论》)

译文 1 (自译): If it's a severe case, signs of a disease will appear immediately once one is infected; if it is a mild one, it indicates the healthy qi remains predominant, therefore, signs of a disease will not show instantly.

译文 2: Deep invasion by strong pathogenic factors leads to immediate occurrence of disease. When mild pathogenic factors are overcome by strong healthy qi, disease does not occur immediately^[12].

译文 1 将原文意思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但略显冗长。译文 2 的可读性更高,翻译技巧上更胜一筹。通常情况下,多数译者对原文“感之深者,中而即发”的处理可能会与译文 1 相似,将其翻为复合句

中的 if 条件句。而译文 2 则将 if 条件句变为了简单句,实现的手段是改变原文中词语的词性,将原文中的动词变为了名词。原文中的“感”“中”均为动词,译文 1 完全依据原文中词语的词性,中规中矩地翻译,译文 2 则更加灵活,将动词名词化,用了“invasion”“occurrence”等名词传递了动词的意义。同时,译文 2 调整了原文语序,用介词 by 将名词部分衔接起来,构成介词短语“deep invasion by strong pathogenic factors”,主动义换被动义,句子整体表达精炼。笔者认为如此处理非常巧妙,因原文强调的并非是感受外邪的人,而是“感”字,“感受外邪”这一事实,无需提及谁受邪,故减译了“感之深者”中的“者”。另外,增译了原文“感之深者”中“感”的对象即“邪”,即“感(邪)之深者”,将“邪”译为“pathogenic factors”,信息完整,条理清晰。同时,译文 2 将“deep invasion”放句首,与原句强调的重心一致。而且,用介词短语处理后也便于衔接句子中的其他充分,整个句子显得更为凝练。

4.2 取义舍形,适度合并 不少译者翻译时,“受动性”的成分较多,即受到原文的限制较大,追求“形似”,而非“神似”。如此一来,译文显得原文痕迹较重,一板一眼,少了几分灵气。如果译者能够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意识,不拘泥于形式,译文信息流动则会更加通畅。如刚才例 1 中译文 2 的做法,在厘清原文逻辑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语序,打破原句结构的束缚,对多个分句进行合并,译出了简洁易懂的译文。再如:

例 2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温疫论》)

译文 1 (自译): If people in the same family or in the same region all exhibit similar symptoms, they are likely to be attacked by pestilence, or what we call pestilential qi, which comes in various kinds, thus explaining why people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nce diseased.

译文 2: If people in a family or an area all have similar symptoms, it is caused by pestilential qi. Different kinds of pestilential qi cause different diseases^[12].

此句“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古文形式中,将结果放在前面阐述,之所以“为病种种”,即在患者身上表现为不同的症状,是因为“气之不一”,

即感受了不同的疫气的原因。如果字对字翻译,采用译文 1 中的句子表达“comes in various kinds, thus explaining why people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nce diseased”也未尝不可,只是句子略显冗长,成分复杂,读者阅读时需分析句子成分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实,“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中,作者想要表达“不同的杂气导致不同的病”。如果采用译文 2 中的句子“Different kinds of pestilential qi cause different diseases”这样的表达,句式简短,清晰明了,可读性提高。

翻译的目的在于达意,译文 2 的译者充分发挥了其“为我性”,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意思整合,逻辑清晰,简明扼要,也保持了古文的紧凑感和节奏感,可谓“形神兼顾”。

4.3 从简避繁,语态转换

例 3 “一人病气,足充一室……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瘟疫论》)

译文 1 (自译): If one person in the room is affected, the pestilential qi will penetrate the whole room. Once one person is affected, similar signs will also be present on his/her intimate contacts.

译文 2: If one suffers from epidemic disease and pathogenic factors spread through his room, his family members will soon be infected and the same disease develops^[12].

从措辞上来看,“足充一室”一句的翻译,译文 1 中用了 penetrate 一词,译文 2 用的“spread”,用词更加平民化,大众化;“亲上亲下”指的就是家人或亲属,而译文 1 用“intimate contacts”,指密切接触者,似乎将范畴扩大了,且没有“family members”通俗易懂。根据“简明英语”原则第 7 条,建议译者使用读者熟悉的词汇,译文 2 的译法更为可取。

从句式上看使用主动语态可以使句子显得简洁。虽然原句可能是被动语态,但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要有“简明英语”原则第 1 条所提及的篇章布局意识,发挥其“能动性”,根据篇章整体意思组织语言,传达原文意思。如例 3。

翻译“一人病气”时,译文 2 采用了主动语态。原文中“病从其类”,指的是犯相同的病,译文 1 采用的弱势动词 be 动词,跟译文 2 中的 develop 相比偏弱。而译文 2 采用了 disease 做主语,它是一个非灵主语,后面接主动语态,加上强势动词 develop,译成 the same disease develops,简短有力。译文 2 使用主动语态也使句子更为精简,符合医学英语文献

的语言特点。再如《诸病源候论》中对以下条文的翻译,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例 4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译文 1 (自译): If one is infected by a pestilence, the pathogen can easily spread as to kill off the entire clan, or even people outside their community.

译文 2: Individuals contracted epidemic diseases usually spreads to others, or even kill off the whole family^[12].

“人感乖戾之气”译文 1 用的“one is infected by a pestilence”使用了被动语态,而译文 2 采取了“individuals contracted epidemic disease”用过去分词做定语,使用非谓语结构之后将短句变成了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便于与句子后面的成分衔接。而且,使用了主动语态,用简单句替换了从句,表达更为精炼。

4.4 古今意义转换,受动而不被动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之一即为“受动性”,表现在译者不仅受到来自原作者语言风格和译语文化的制约,还受到译者自身综合素质的制约,如译者自身的古文功底、知识修养等。翻译古文,译者不可望文生义,他们需要追溯古文的涵义,并还原它在现代汉语中对应的意思。比如看似简单的数词,在古文中和现代汉语中意思略有不同。如:

例 5 “其时村落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正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瘟疫论》)

译文 1 (自译): Back then, one or two people in some village accidentally contracted this disease……

译文 2: At that time, a few people in some villages accidentally contracted this disease……^[12].

“一、二人”其实并非确数,而是概数或虚数,译文 1 中翻译成“one or two people”,译者是显然望文生义,将它译成了 1、2 个人了。事实上,古文中概数或虚数出现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古文中“三思而行”,其中的数字“三”并不是表示一定要想三次,而是建议多想想、多考虑一下的意思。

4.5 删除冗余,保持连贯 初稿翻译完成后,需要再次审查译文,貌似“忠于原文、表达通顺”的句子,细查之下,可能会出现重复或者冗余的充分,如例 1。

在翻译古文的时候,要学会甄别原文中的隐含的信息,避免重复翻译,使其显得累赘。翻译过程中,

有些“画蛇添足”现象比较明显，有些却相对比较隐蔽，成为翻译中容易被忽略的“暗礁”，如例 2 中前半句的译文：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温疫论》)

译文 1 (自译): If people in the same family or in the same region all exhibit similar symptoms, they are likely to be attacked by pestilence, or what we call pestilential qi.

译文 2: If people in a family or an area all have similar symptoms, it is caused by pestilential qi.

首先，语义重复。原文里，“时行之气”，即“杂气”。古文里经常有表示解释说明的词，如“即”“所谓”等。对于这种“A 即 B”结构，其实汉语里 A 和 B 的意思一样，只是用不同的词表达而已。然而，翻译成英文就有问题了，英文就成了“A is A”“A is what we call A”，岂不有点可笑？为避免“A is A”出现这种现象，只能想办法将 A 的同义词找出来，把原意再阐述一遍。于是就有了译文 1 用“pestilential qi”的上位词“pestilence”替换了“pestilential qi”的译法，以避免产生“A is A”的笑话。但事实上，除了找同义词，还可以采取译文 2 的策略。“时行之气”即“杂气”，那么译者可以发挥其主体性，行“无为”之道，对语义重复的部分选择“零翻译”，而不是生搬硬套，逐句翻译。

其次，范畴重复。范畴重复是指词本身已经隐含了某一范畴，此时范畴词或者修饰词可以不翻。英语里，in the same family 中 same 是多余的，in a family “一家人”就可以表达出这层含义了。

因此，针对古文翻译成英文过程中出现的语义重复或者范畴重复，译者一定要保持谨慎，谨防这类文本翻译中的“暗礁”。看似删除了原文的某些语句，采取了零翻译策略，事实上，译者是为实现翻译的目的，在考虑了读者反应的基础上发挥了“为我性”。

5 结语

自简明英语运动发起以来，已过半个世纪，但“简明英语”原则至今仍对译者和语言学者翻译古籍文献有诸多启示。翻译过程是译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联动，而译者在其间起主体作用。译者主体性是“为我性”基础上包含“受动性”的“能动性”，是“受动性”转化的“能动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在“简明英语”原则指导下，译者可以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将受动性转化为能动

性，灵活采用以下翻译策略和技巧来扭转被动局面：
(1) 词汇选择上，采用强势动词和简单易懂的词汇；
(2) 句式上将复合句变简单句，被动语态变主动语态；
(3) 对于译文中的长难句，取义舍形，根据上下文逻辑，利用用篇章意识对句子适度合并；在保证句意清楚连贯的前提下，删除冗余成分，保持句子简洁；
(4) 对古今义存在差异的词汇，要追本溯源，仔细斟酌，避免误读。总之，从译者主体性出发，探索“简明英语”原则指导下的中医古籍文献翻译，可为中医翻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探索翻译的本质。

参 考 文 献

- [1] 查明建.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 2003, 24 (1): 21-26.
- [2]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 2003, 24 (1): 8-13.
- [3] 刘宓庆主编. 当代翻译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53.
- [4] 束慧娟. 动态投射与译者主体性 [J]. 上海翻译, 2012, 27 (3): 13-15.
- [5] 陈静. 从操纵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看“文革”语境中的外籍译者群 [J]. 上海翻译, 2017, 32 (4): 31-33.
- [6] 方梦之主编. 译学辞典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83.
- [7] 吕俊.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4, 27 (4): 53-59.
- [8] 屠国元.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 [J]. 中国翻译, 2003, 24 (6): 10-16.
- [9] 季益广. 从简明法律语言原则看法律英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1): 8-12.
- [10] 李长栓主编.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176-195.
- [11] 王爱军, 白烈. 功能对等视角下简明英语运动对法律文本中词语英译的影响 [J]. 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42 (3): 115-119.
- [12] 王琦, 谷晓红, 刘清泉主编. 方延, 陈锋, 孔祥国主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 (英文版)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 2-5.

(收稿: 2020-08-18 在线: 2021-03-12)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